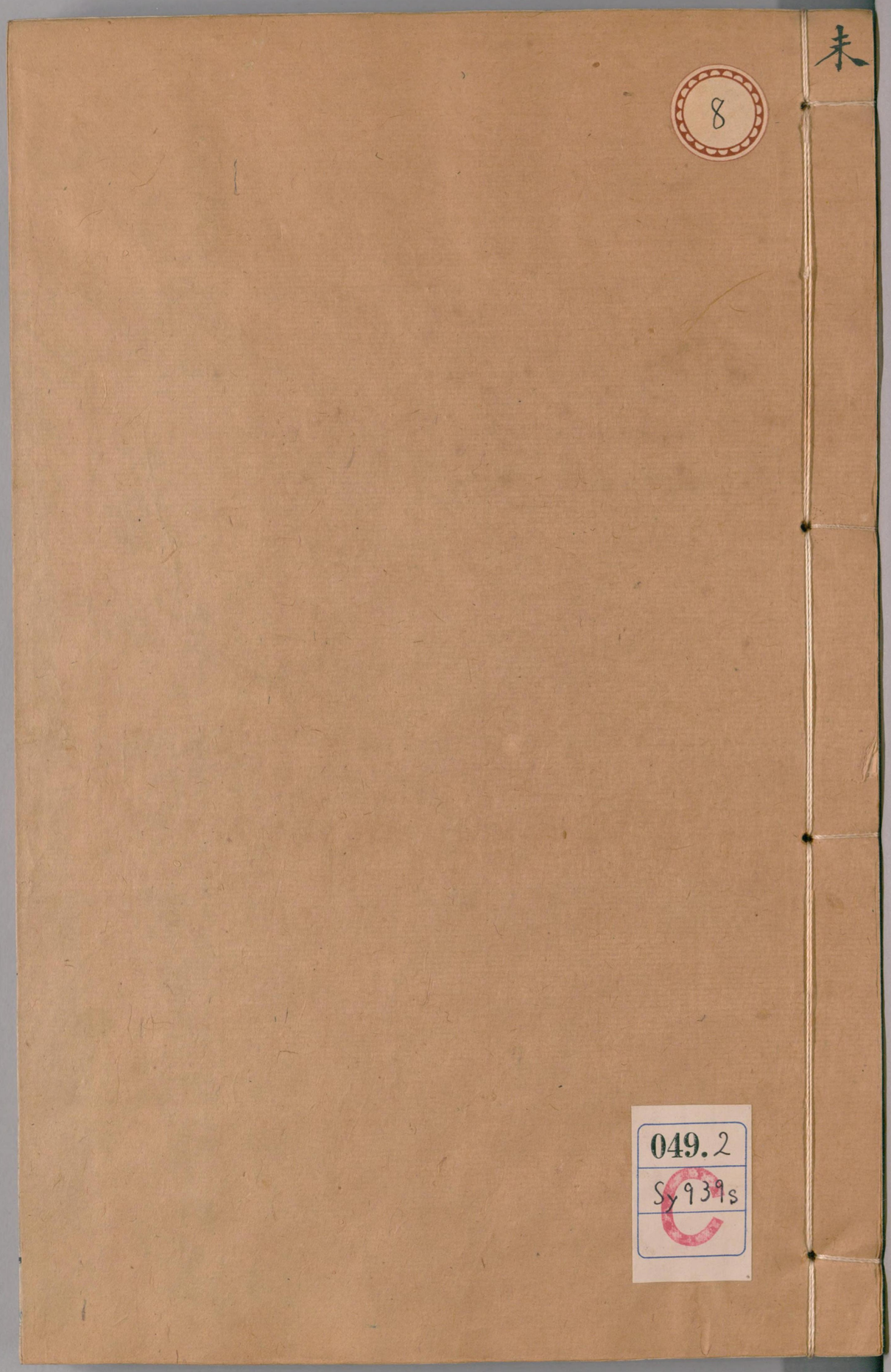

049.2
Sy939s
C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049.2
Sy939s

崑山葉盛著

宋理宗朝巨璫有侮吾夫子者令馬遠畫一佛
中坐老子側立孔子問禮於前俾江古心子遠
賛之子遠立成曰釋迦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
子絕倒在地張篠庵初登第施狀元槃一日出
釋老侮孔子圖即口占云釋老倡狂侮大儒書
生爲爾發長吁不知過宋園匡日還似於今晝

国立国会図書館
26.7.4
381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裏無又曰拂鬚揮臭彼何人放誕能無愧此身
名教萬年齊日月須知魯國一儒眞蓋亦相題
游戲云耳

豫章熊天慵先生二百年前江右大儒也其遺
文世不多見偶見其重修廣州路學大成殿記
一篇其辭曰皇元混一海宇南訖海外咸暨聲
教廣爲南海一都會肅政廉訪司宣慰元帥府
所親蒞皆以敬教勸學爲第一義於是禮殿壯
麗甲於南方元貞初嘗一修之速成苟簡遄底
蠹圮勢不得不改作乃相與謀鑒前欲速圖後
可久因没官巨材復買其半以足用凡買磚甓
礎石諸物悉從市賈工匠夫役皆顧募廉訪使
衆兒只卜公天璋創其始副使迭列思八公成
其終副使李公德厚僉事張公世榮范公致毅
撒里蠻公經歷董邦用知事王淑照磨戴從龍
衆史協心同力帥府以副帥王公從政董其事
帥幕穆齊英佐史周南梁晟從副帥日至督視
材必堅良工必精緻廟殿經始於丁巳之春壞

像肇作於丁巳之冬而畢成於戊午之秋儀門
廊廡新與廟稱凡用匠以工計者二萬役夫倍
之鈔中統以貫計者六萬米以石計者四百其
半取於贍士之餘其半有司徵布以給之物無
疆賈民無橫役財無濫用對聖賢而無愧勒金
石而可書敎授陳學禮殫其心力迄用有成述
其始末書來請記於熊朋來且曰昔廉訪李公
致道構尊經閣余公璉新明倫堂今使者歸侵
疆覈隱租購羣書明載籍於是敎養悉備廣學
固有春秋祭樂令勑二亭前曰思敬後曰正德
以爲肄樂之所幸併書之余之爲瑟譜也益閱
諸學之譜而正其訛酌獻之曲必按月律江廣
諸郡多用之因其來請授以藏諸書閣肄樂則
按譜取聲奏諸新殿尚其足以招和氣之祥而
蒙斯文之福且夫聖人道高德厚敎化無窮與
天地參而四時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遊聖門
者猶曰不可見豈比異端以殿宇之雄爲誇美
哉特爲禮樂之官任民社之寄者舍是無以見

奉詔之勤吾誦其詩讀其書洋洋在上如親見
之矣皇明方耀科舉肇興雖嶺海如在殿陛前
人物粤產不多見見必奇傑必有應文運而起
於南海之濱者延祐六年正月日豫章前進士
熊朋來撰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至元十三年王師南下王
婦夫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王美麗乃盡
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即自殺千
夫奪輗不得死責俘囚婦人雜守之婦欲死不
得間自念當被汚即佯曰若殺我舅姑與夫而
求私我我所爲妻妾我者欲我終善事主君也我
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君
焉用我爲願請爲服朞月若不聽我我終死爾
不能爲若妻也千夫畏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
置守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剡水上守者信之滋
益懈過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我知所以死矣
乃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山石上已南鄉望哭
自投崖下以死或視血則漬山石間已盡化爲

石天且陰雨寢見血墳起如始日當是時后妃
嬪媛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郡國守邊大吏
不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與夫獨何仁
也夫人秉彝之性靡不有乃匹夫匹婦出之遂
以驚動萬世若人人慮此則金湯不足諭其固
矣鉤戟不足諭其強矣志士仁人不足諭其知
矣何有去國傾家之憂彼貞婦何爲者顧奮爲
烈丈夫之所不必爲唉宜爲而有不爲悲夫至
治間其邑丞徐端爲起石祠樹碑祠中以旌其

魂焉余曰始我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
也後身過其地見拇血化爲石追念貞婦決死
時旁皇悲傷不能去豈其魂未泯尚猶感人邪
嗟乎匹夫匹婦顛沛流離誠能動天如此夫天
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永嘉李孝光記亞中大
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泰不華書四明
王永仁刻兼善侍郎遷紹興總管諸公分題作
詩餞行得清風嶺乃爲賦清風篇康里巎清風
嶺頭清風起佳人昔日沉江水一身義重鴻毛

3815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輕芳名千載清風襄會稽太守士林英金榜當
年第一名一郡疲民應有望定將實惠及蒼生
右二碑白野狀元篆子山行草皆今司馬祭酒
在科中時所惠書刻之精不必論已獨念達公
後來竟以涮東元帥節死於海不愧貞婦不負
科目益觀公之好尚亦可以知其人矣是雖本
於公志操之素定然李先生平日講習之功子
山公朋友期待之切要亦不爲無助云
信史古今所稱歐陽子曰有欲書而不得書有
欲書而不敢書則遺漏一也諱二也曾南豐曰
公以齟齬終功行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
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則拘於著令三也
偏私不公四也朱子曰一時館職豈盡劉向楊
雄之倫則史官之才不足五也斯五者益當常
有之固不敢謂無於是乎信史誠有未足信者
矣雖然楊文安公嘗論史官不當專尚史才必
以心術爲本而楊文貞公亦云天下萬世之事
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苟出於私意無論厚

薄皆當獲罪神明然則修史者又必有揭楊之心之才而後可噫盡信書不如無書斯言其果信矣夫

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劉履風雅翼常別加注釋視劉益精焉嘗見魏瑤縣丞卷子有先生手書十九首註惜不能全記其行行重行行注曰此古詩十九首之一也劉先生補註云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生別離之悲矣至於萬里道遠會面無期比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而不思慕之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游子所以不顧還返者第以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路不通猶浮雲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甚底於老宜何如哉惟努力加飡飯而已竊嘗反覆詳玩以爲行行重行行者有遲遲不忍去之意曰生別離者不當別而別雖曰生別離而有死別離之悲之意存焉重行行其行益不遠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則君臣之心不相投合

有如胡馬越鳥南北背馳相去日遠相思益深而不覺其憔悴益甚也然相思雖深猶幸君心一悟而召已及其讒邪之臣蠱惑君心終以不悟如浮雲之蔽白日故長往而不復顧念還返也中之意猶冀君心悔悟則其思有時而已今而君心既不悟則其思至於老死而後已吁忠愛不忘君之情何其至哉末二句聊以自寬譬云耳益亦無可奈何之辭也

楊廉夫正統辨誠亦萬世公論解學士大紳所作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於三代不幸遼金二虜孽牙其間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是正統之論益紛紛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宋史而二虜皆有故臣遂爲三史於時以布衣慨然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益當是時得入史館以爲至幸一俛首聽事即

富貴可指日得而二公不屑也其視區區之富
貴爲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言其畧曰遼與本
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
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
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爲宋婉之漢唐
而有光遼金之爲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歉或曰
金人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矣臣
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宗
國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

未嘗繇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
帝南渡神州陸沈矣朱子述綱目亦申帝晉之
義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
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
上書揭文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囅然以爲
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是雖一時廢
不用萬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予謂其言
可以佐佑廉夫之說雖然豈惟是哉在元有鉅
儒吳文正公亦曰元氏宅中神皇主天下書

傳三千年未有如此者夷夏之變豈不明甚矣乎我

太祖皇帝諭孔氏之詔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大哉王言矣後來吳思庵訥岳武穆褒忠錄序亦皆是說之興衛羽翼世必有是其說而與數書並傳者矣

東里集諸廟學記皆精當惟晚年所作寧國府一篇可疑蓋文昌事既不經而國學制亦無此獨書之歐陽文忠公云不知祭義者以孔子官立祠祭爲尊爲榮爲有德之報至斥爲謬論而張文昌亦嘗以韓子用事謬誤以其巍然端坐語不合古祭用主之義也況宋學士太學碑已言我朝祭木主能革千載夷習矣而此文乃云晁服南面以崇報也何耶

離騷經文公先生之手無遺憾矣近得一書云變離騷蓋斷簡也當竢知者足之高元之先生變離騷序騷有九篇　愍時志　臣薄才　惜

來日　感回波　力陳危衷　悲嬋媛　古誦

繹思　變離騷者汲汲高元之之所賦也風雅之後離騷爲百世詞宗何爲而以變云乎哉探端於千載之前而沿流於千載之後然則非變而求異於騷將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義之衷以障隄頹波之不反也昔周道中微小雅盡廢宣王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而大雅復興褒姒之禍平王東遷黍離降爲國風王德夷於邦君天下無復有雅然列國之風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風雖變而止乎禮義逮株林澤陂之後變風又亡陵夷至於戰國文武之澤既斬三代禮樂壞君臣上下之義瀆亂舛逆邪說姦言之禍糜爛天下屈原當斯世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可謂特操之士而懷襄之君昵比羣小讒佞傾覆之言悖湮心耳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離騷之作獨能崇同姓之恩篤君臣之義憤悱出於思治不以汙世而二其心也愁痛發於愛上不以汗君而靳其賢也故離騷源流於六義具體而微興遠而情逾親意切而辭不

迫既申之以九章又重之以九歌遠遊天問大招而猶不能自已也其忠厚之心亦至矣班固乃謂其露才揚已苟欲求進甚矣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專爲君而無他迷不知寵之門之意也顏之推至謂文人常陷輕薄是惑於固之說而不體其一篇之中三致其志之義也遠遊極黃老之高致而楊雄乃謂弃由聃之所珍大招所陳深規楚俗之敗而劉勰反以娛酒不廢謂原志於荒淫豈騷之果難知哉王逸於騷好之篤矣如謂夕攬洲之宿莽則易之潛龍勿用登崑崙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就重華而陳詞則皐陶之謀謨又皆非原之本意故楊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然自宋玉賈誼而下如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嗟咏而已若夫原之微言匿旨不能有所建明嗚呼忠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辭申重其意垂光來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薄也而劉

緬猥曰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嗽可以窮文致徒欲酌奇玩華豔溢錙毫至於扶掖名教激揚忠蹇之大端顧鮮及之如此則原之本意又將復亡矣

魏國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能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議還適外舅尚書耿公卒於位發引之日早得寒疾臥病節之寓館聞是日柩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卽下轎從而諸公皆下轎徐徐行幾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濱時人亦以公臨喪有

禮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水東日記卷二十五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歌風臺詩多矣宋張安道云落鳧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葅醢安用思他猛士爲近時張光弼亦有七言二十句不可謂非佳作然皆未若二絶句蘊藉含蓄有餘味可咏也二詩今刻石碑下詩曰

蔡京以章惇入相卞等左右之紹聖元年已拜戶部尚書靖康元年始敗以死三十三四年間下毒生民上禍九重之母子兄弟卒之收壞乃事不勝誅矣善乎王覿之言曰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元老何以行志又莫切乎常安民之言曰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人京黨過半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覿言於惇未相十年之前安民言信於京之窴蓋三十餘年之後中間言惇言京者其人猶多則是當時士論非不公人品非不易辨也惟庸君闇主如徽佶者朝聰而暮惑暫疏而即親既罷而復用亦末如之何也已豈可獨諉之京等之姦邪也

耶偶閱舊碑得徽宗親書太清樓特宴記不完

本三幅此石多在今開封府學墻壁周遭當時
草草打得此不知尚存他石可完否按宋史特
宴在政和壬辰去京之死財十五年亦萬世之
戒也噫

太清樓特宴記

爲君難爲臣不易尚矣歷選前世有其君無其
臣或有其臣而其君不足以有爲故君臣難偶
常以千載而一遇葢自堯舜皐夔禹契都俞賡
載莫得而倫至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
文王之于散宜生後無繼者若管仲之于齊蕭
曹之于漢蘇綽之于周房杜之于唐其事功或
足以霸或足以善一時或起刀筆之吏寥寥數
十世然後有一焉其功烈之卑無足取法道之
不行人之不足與明久矣朕嗣承先構永惟烈
考追述三代相王安石創業垂統方大有爲大
勳　右一　踰遠道之難明世莫能知莫能行
朕欲取信流俗故三黜三已之法度亦再更之
乃用害京者繼其位使別其賢否而中外紛然

民怨士懟財匱力屈朕亦焦心勞思矣京
未幾巧發奇中未泯也故日遣介使往諭旨意
賜予問勞相屬至如治第建閣以資燕適供帳
帟幔以飾其居若禁藥果蓏芳葩遐方底貢新
奇莫不首以頒賚絡繹於道偶聞小恙必親遣
國醫面授治狀徃頒良劑或因美膳手自調羹
分餉如是之類月無虛日無虛時又許其子
僅尚朕女孫行衍聯姻后家使情義相通契分
結密不可得而踈　右二　奮于百世之下斷
而行之迄用有成凡厥萬事其視於茲因筆以
詔天下後世　政和甲午六月朔日記　翰林
書藝局鐫字藝學臣嚴奇　虞思殿御前文字
外庫鐫字藝學臣徐珣　虞思殿御前文字
朱章　臣邢肅　臣張仲文　書待詔臣王公
琬　待詔賜緋臣倪士宣　臣封士寧　從義
郎臣張士永模刊　虞思殿御前文字外庫祗
應武翼郎臣俞邁題寫　通侍大夫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臣賈管勾

上石　右三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予既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存賢錄過請公圖書公用清和恭靖圖書畢戚然言此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蹇公盧陵建安諸公猶記建安同年因謂余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兩人百世之師也吾輩得一可也而子乃獨兼之耶此語蓋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圖書於蹇曰忠厚寬弘盧陵曰清方貞靖建安則方直剛正夏忠靖曰含弘貞靖吳少師則和敏詳達云

清江俞行之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愼警句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顏西湖畫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船歌舞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深烟猶鎖亂啼烏

文衡之任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

士心誠亦漫浪爲之耳正統四年會試王抑菴
先生主考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元卷起語云
兵所以衛民也非兵無以安民生馬所以資兵非馬無以足
兵用兩句減去八字抑菴筆也自是舉子以造
資兵也非馬無以足夫兵之用會試錄云兵以
語簡嚴典重爲尚先生前序嘗爲寧王所許益
衛民非兵無以安民生馬以資兵非馬無以足
其云天之愛人君莫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
大蘇語然亦自隹惜乎學如不及論語義分截
倣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類不能無疵嘗觀場
屋文字無疵者絕少豈亦迫于揭曉而改訂不
及歟

歐陽公豐樂亭記仰而望山俯而聽泉用白樂
天廬山草堂記仰觀山俯聽泉語張子野雲破
月來花弄影亦用白公三遊洞序雲破月出之
句

毘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
益于世其中援經據法深怪世人惑于淫祀當

矣乃云自其先人亡後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之故此獨惜其有未當耳春秋毀泉臺之書君子以爲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繫雖勿居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予蘭之闢淫祀先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蘭者須削而去之四明袁桷伯長元翰林大手筆也其先實宋相之後家世具見清容集虞文靖公與伯長最厚其先文獻累見公文字及元明善之文文靖送冷敬先序亦加歎歎伯長卒其爲祭文尤拳拳焉袁忠徹家進士忠義錄所述其先固名族亦未逆伯長乃云伯長之祖與進士求通譜進士不之許後伯長因泯其死節事夫求通譜者或爲家世不彼若而然今也不然通譜果何爲耶況伯長一代名士泯鄉邦之忠義謂伯長忍爲是耶凡若此者吾固不能無疑不敢因其偏辭而遂必信之以爲實錄也

頗記一紀聞云文丞相一子至元中出仕行數

驛卽死人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
各君臣其意蓋以王哀不西坐之義責之益王
深甫亦嘗以責嵇侍中矣要之不失爲正論也
丞相之子卽元仁宗皇慶中集賢直學士陞云
至元中誤也陞仕不二三年奉使卒于贛州道
中耳然元文敏公爲作神道碑謂其生也無慊
而死又無憾銘亦云翼翼子服如不見克昔也
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錄帝則彼不達人
小中闚瞰嘗試大觀萬物皆虧存者奚哀逝者
奚憾其說似與挽者之意弗同覽者詳之

蘇天爵爲右司都事時所類元詩文名曰國朝
文類凡七十卷以古賦騷詞樂章四言詩五言
古詩樂府歌行七言古詩雜言雜體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詔赦冊文制奏
議表箋箴銘頌贊碑文記序書說題跋雜著策
問啓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辭誄議行狀墓誌銘
墓碣墓表神道碑傳爲序元統中監察御史南
鄭王理序之夫有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閻高

唐姚牧菴元清河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者今皆無傳則所以考勝國一代文章之盛獨賴是編而已嘗見至正初浙省元刻大字本有陳旅序此本則有書坊自增考亭書院記建陽縣江源復一堂記并高昌偰氏家傳云

古人好尚多簡而實後世則繁而僞矣如碑刻一事亦可見漢魏碑多不著書人姓名唐碑多書其人而亦多實歐虞顏柳李北海等碑是已今人詩文尚有僞爲他人姓名若碑志中所題書篆人則例借名公顯人官銜姓名間雖有一二從實者亦不多見也近年胡祭酒文多求蔣廷暉書入刻東里詩文集序皆出程南雲隸書吳思庵懲鄉人僞作張宗海修撰之文之故晚年文字皆自書今印行祥刑要覽序可考此意猶爲近古若如予前所記元人金臺集前後序跋之類悉出名人親筆則又加少也

唐李英衛二公墳制如衛公云贈司徒并州都

督陪葬昭陵之左墳制如衛霍去病冢象祁連山故事起冢象鐵山積石山以旌殊功冢爲三山之狀主山與西山迤邐相屬而東北者勢若斷絕別爲二山疑其一象積石一象鐵山也其高五十五尺東西七十五步周圍一百五十四步神道碑座元無鰲制規模皆削於英公未詳其然蓋英公冢象陰鐵烏德鞬山高七十五尺東西綿延與衛公同周圍二百步有羣峯高下崔嵬之狀神道碑高二丈二尺廣五尺八寸五分龜座甚偉乃儀鳳三年高宗御製御書云吾嘗見姑蘇靈巖山下韓世忠墓穹碑高　丈有餘乃知前代於勳臣其待遇之厚蓋如是也

吳思庵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强王先生誌謙齋錢甦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子子婿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世孫尚德捧券及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王像以　進蒙　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
以禮敦遣而歸至今藏於其家此卷畫像十二
前卽五王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
景臻至玄孫像祖小傳叙景臻而下五世皆空
于台則知此像亦出台之族矣嗚呼世之葆姓
受氏孰非神明之冑武肅保障吳越實季世之
事際茲盛時無足言者若謙齋之碩學醇德覆
幬厥後子子孫孫止宜積學循理躬行孝友勉
盡繼繩之實此諸畫像惟在什襲珍藏而已予
嘗觀之今東南錢氏類多喜宗吳越而妄冒者
屢屢也先生此跋首言王立中墓志爲錢宣家
以此爲其証據也次考尚德家事而斷其像之
所從來原其實明其所自此乃復繼之以感歎
數言則字字著意矣意謂凡今之人要皆古人
之後非有傳承之的不必遠宗他人近而求之
爾之祖父足矣而循理二字尤爲錢氏對病之
藥蓋錢富室恒失之奢矣之豪也近年訟訐者
遂以錢賻自稱王孫爲詞錢幾至破家則先生

者不惟其文謹嚴可稱而其先見之明亦何可
得哉又嘗見近世文章者流不考虛實不察賢
否一惟其人之口與其妄自撰造塗飾之文是
憑是信作爲文章貽譏于世者吾見亦多矣吾
不得而徧舉之也凡若此者其卽思庵先生所
謂宵人瞽說非耶嗚呼其視先生何如哉
景泰中初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準祝穆
方輿勝覽予竊以爲祝氏此書趙宋偏安之物
未可爲法況此書初爲四六設今欲成盛代混
一之書要須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
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而
充益之可也主議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
於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爲言者泰
和陳先生執議不從曰此非造黃冊子何用戶
口耶後聞此書竟以屢見狀元之名可厭而改
爲之矣夫狀元及第不問賢否固已不足顧其
人何如耳此非科舉錄何爲而詳列進士之名
又何爲而一一書狀元豈惟無識其亦類乎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也巳

水東日記卷二十五

水東日記卷二十六

崑山葉　盛著

六世孫　重華較梓

七言集句詩序予嘗欲以唐人七言絕句分爲十類如　王建宮詞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繡幙珠簾窣地垂微風吹動萬年枝金籠鸚鵡耽春睡忘却新教御製詩凡此類謂之臺閣

王建林亭綠樹重陰蓋四隣蒼苔日厚自無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杜牧漢

江滾滾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

來人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凡此類謂之山林

司空圖歸山水闊風驚去路危孤舟欲上更

遲遲崔羣長繞三珠樹不借人間一隻騎　杜

牧贈鄭瑾廣文遺韻留棲散鷄犬圖書共一船

自說江湖不歸去阻風中酒過年年此類謂之

江湖　岑參送封大夫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

先奏未央宮天子預開麟閣待秖今誰數貳師

功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臨月窟寒蒲海曉

霜凝馬尾蔥山夜雪撲旌竿此謂之邊塞　杜

牧宮詞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

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張籍秋思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

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此類謂之閨閣　韓

翃送齊山人舊事仙人白兎公掉頭歸去又乘

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許渾

送道士賣藥修栞歸去遲山風吹盡桂花枝世

間甲子須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此類謂之神仙　李涉開聖寺宿雨初收草木濃羣鴉飛散下堂鐘長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　秦系明惠山房簷前朝暮雨添花八十胡僧飯熟麻入定幾時還出定不知巢燕汚袈裟此類謂之僧釋　趙嘏靈岩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到稀聞說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　杜牧秦坑竹帛烟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此類謂之懷古　王建玉蕊花一樹龍蔥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　錢起歸雁瀟湘何事等閑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此類謂之體物元闕一類不知何謂凡此十類引而伸之詩之格律槩不越乎此矣諸體之詩以此求之無有出於範圍之外者矣唐詩世有見本學者按此成例自加編較可也七言律詩篇帙尤繁今擇其精粹明白人所傳誦者亦以十

類括爲集句凡若干首其未完者則以同類他詩足之期於成章而已予居秘府時見唐人八百家詩洪容齋編唐人七言絕句且一萬首撰梁杜棟不暇遍覽間嘗信手抽閱其音響節奏亦與今行世者無異則窮鄉晚進固不必以未見爲多恨也又有晏窩先生者梅花集句凡五百首宋人早朝集句三十餘首文丞相天祥集杜句亦百餘首雖其玩物喪志不爲醇儒莊士所稱然其獵涉弘博亦可謂至矣予之所編非不欲誇多而鬬靡也鉤玄索隱已爲古人所先孤陋蹇拙倦於蒐羅姑存簡約冀示久遠耶以致遠恐泥藉口掩其不敏之愧而於初學詩者亦不爲無補云洪武庚申十月既望翰林典籍

迪功佐郎五羊孫蕡仲衍書于西菴

律詩類

編序近代言詩者率喜唐律五七言而唐律之名家者毋慮數十人以予觀之大都有四變其始也以稍變古體而就聲病宜立於辭焉爾其次也則風氣漸完而音響亦以之盛其於辭焉

弗論也固宜又其次也作者踵繼之音響寖微然猶以其出之典致者成之寄寓也雖不皆如向之所謂盛者而猶不專於其辭也又其次也則辭日趨工而音響日益以下也又宜況於宋氏徒以學識而聲律之元人徒以意氣而韻調之則夫其變愈宜其未已也然則善言詩者必於其辭其音而觀之焉而古今之變不其可論也歟四明王瑩宗器喜言律詩者自唐初以及今人之作皆博蒐而深味之乃以十四類爲綱彙編類次凡若干卷而五言不與焉其志良亦勤矣而於其辭其音殆必有取乎爾也是豈不足以傳焉吾友玉融黃儒亨固爲之徵予序其編端余弗獲讓而爲書之盍以質之知音者觀焉永樂十三年仲春下澣史官林誌序　和唐詩正音序襄城楊士弘集唐音行於世其論次以初唐爲始音盛唐爲正音晚唐爲遺響然初唐尚有六朝氣習體製未純盛唐則辭氣混厚不求奇巧自然難及晚唐則有意於奇語雖艱

深意實短淺就唐音中此三等之異就三等中
又人自爲異大抵盛名之下無虛士名之盛者
其言工其餘互有得失永樂初嘗見朱中書季
寧先生手抄五百家唐詩凡語意精良者已傳
於世其不傳者可畧也今人學唐者多以三體
爲法律詩貴乎敦厚渾融過巧則失之流麗絕
句則貴乎字少意多淺近則失之忽畧誦之皆
能使人歆動有風人之體特所感有淺深邪正
之不同耳吾方致思於其間將求其善者爲之
師而未能窺其奥監察御史張楷式之學優德
贍心平氣和將托聲詩以觀已志摘唐音中律
詩絕句盡和之里生錢昌錄以示余三復之餘
得其詞意即予所謂辭氣渾厚不求奇巧自然
難及者也上無六朝氣習下無晚唐流麗得正
音之體製者也凡予致思而未得者皆能洞發
其奥蓋以已之志意酌盛唐諸名公雖不能
一一模範之要之自成一家之言可尚也已若
欲刻意求勝則不出於自得也然弄珪玉者必

有溫潤之氣佩椒蘭者必有酷烈之氣曾謂和
唐詩者無唐人之氣習乎有以予言爲不然更
請質之思菴公云正統二年秋九月九日致仕
行在翰林院修撰同修　國史事承務郎東吳
張洪序我　朝詩道之昌追復古昔而閩浙吳
中尤爲極盛若孫西庵嶺南才子　國初著大
名而林尚默張宗海皆近時名士已上序文三
首亦不可謂爲無見他如蘇平仲以唐音編選
未精王止仲以元遺山鼓吹偏駁之甚而尤罪
趙子昂若劉子高不取宋詩而浦陽黃容極非
之容又并楊廉夫高季迪而疵議之又有錢塘
瞿宗吉則爲鼓吹續音益以宋金元律詩竝稱
至云舉世宗唐恐未公爲言數子者之言皆行
世必有知詩者明辨而去取之黃容一文傳者
恐不多茲亦錄之于左　江雨軒詩序理之所
在倚形寓物必有天機遇感而動則氣血者尤
焉鳥之春音蛩之秋韻誰使之耶匹夫匹婦鬻
臣賤妾之悲忻喜怒勞逸慘舒發于歌謹歎詠

皆有感于天機不能已者而洩其鳴鎪於天理自然之公平易和正無穿鑿詭惟偏曲之私足以形是理之妙先王采聖賢之格言雅頌並列爲感善懲惡之具故詩之作無不本諸此然世降末流之異昔人論虞夏之下晉魏以上氣格未相遠也晉宋顏謝至唐初高下雖殊古法未大變律詩出後至于大盛參以仝賀郊島元白之譎惟寒瘦鄙俚之風興沿流鬬靡勁晚唐之論此何也蓋諸子才氣豪放窮思遠索務求人所未道以快其高不知繇其豪放窮思遠索穿鑿之私遂與古法平易遐矣至宋蘇文忠公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其意遠義該是有蘇黃並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后山諸公皆傑然無讓古者至朱子則洞然諸家之短長其感興等作日光玉潔未易論也何者一本於理爾聖人一言以蔽之論豈非所謂平易和正足以形是理而已任高任奇能外是乎嗚呼好惡不同之害歐陽子不喜

杜詩李泰伯不喜孟子二子人豪發言若斯而評詩者往往以片言隻字斷其一生以盡棄其所長是啓效尤之弊甚矣近世有劉崧者以一言斷絕宋代曰宋絕無詩他姑置之詩至三百篇至矣何子夏毛萇之倫尚遺所昧寥寥千五百餘年至朱子而始明寧無一見以及崧者人不短則已不長言不大則人不駭欲眩區區之才無忌憚若是詬天吠月固不足與辨然關於類至於賊道不容已者崧之時會稽楊維禎吳中高弓心皆鳴於詩其過高者凌厲險惟痛快者巧也切情讀之如入寶藏之中綺羅之筵駭目奪口視古作槩淡如也亦其邁往豪放爾後之膚學務異之徒視其佶屈冶媚激其險澁之心咀得粕味之一二廣誦長吟以誇座客直欲繇之以盡革古法乃以嫫姆歷西施之顙童稚讓馮婦之臂句雕字鏤叫噪贅牙神頭鬼面以爲新奇良可嘆也崑山偶武孟翁以詩一帙示予曰平昔遇有所感一寓於此凡若干卷雖無

望於流遠有孫數輩在故里願序其端遺之俾以知吾趨向之勤也余閱其命題造語悲樂不至於傷淫嘅嘆不深於怨懟狀物達理質而不俚無雕鎪譎恠之病一本於天機不能自已者而發不期合古而自合古矣是則豈惟可遺其諸孫他日采詩者能棄乎且爲學詩者楷模何媿也噫所謂好惡者予言若是特以當崧與慕楊高之儕未知其以爲何如云也予恐孩提之習莫先嫫姆之口使崧之說行後生少年不勝

[illegible]凌躐之患矣慕楊高之[illegible]說則古法澌矣

[illegible]二家之久孟翁之托故發其端爲序而歸[illegible]少省人[illegible]翁曰桓家居婁江以江雨名軒所作故[illegible]曰[illegible]南軒藁近客京都老病無爲一得於[illegible]所[illegible]詠[illegible]見醉吟錄云歲癸巳浦陽黃容遊

于節庵公[illegible]居小蘇州巷與予南北隣其自河南以大理少卿葬父回始相識一再往來後予亡妻令氏物故相見即有悼惜語且慰問兒子

董適[illegible]來云金人如是賢有是不幸宜
得名公[illegible]之予亦重其意竊以爲必求墓
文無踰公者因偕董仲魯謁于朝房蓋時董又
西隣也公[illegible]行狀既曰嘉木易伐[illegible]泉易竭柰
何不數日爲是年十一月八日德勝門軍馬躪
死予等舉劾　詔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持墓
表來還且云少保今日　朝退坐堂上曰科中
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illegible]若稍遲
則俗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王淨本呈僅改定
一字此本是已官時　皆以高致稱之又嘗聞叔
簡尚寶言其從兄相與抑庵尚書王公同爲庶
吉士　日　內府考文字[illegible]先出而王之家僮
有問楊戲曰爾[illegible]官人作不出文也王後頗與
相爲憾景泰中叔簡欲乞王公作相之妻楊節
婦傳而以爲疑不得已請焉　公聞唯唯次日即
答稾叔簡以知公不深自愧此亦可見二公者
尚有前輩風致云
律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　聞請

旨不許擅問令刑部都察院於京官五品以下
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　奏往年
南京兩法司嘗論此事云查出永樂中北巡時
有留守事宜數條事多有相因而行至今不改
者當不得錄之此亦政體故事也

張[illegible]都督鎮寧夏踰廿年綽有賢聲石彪充游
擊將軍巡邊嘗至寧夏有趙縉者寧夏人道語
彪亡都督家一[illegible]旄可寶也彪即爲書仍僞爲
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答既而彪至以不
[illegible]之[illegible]窘辱之張殊不爲意最後使人要
之[illegible]至[illegible]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拒旄所直
僅百[illegible]耳吾[illegible]然不[illegible]爾非張泰于矣吾豈
吝百金[illegible]此輩吾[illegible]一所貽豈可自棄爲權貴
大[illegible]後總兵能自全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
泰稱病不出子襲官得與劉征蠻爲余道此事
甚悉也

國朝七十年來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彰
學士張宗海修撰之父尋經術洗民則兄弟程

南雲之[illegible]詞翰筆墨遭際榮遇醫而能詩如劉原博方外如劉淵然者而皆出於雲南士大夫多誇異之

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之曰初

上用我左右責任教誡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杜佑旌儒廟碑陰以爲秦之儒者不居其位而是非當世以自取禍又引後漢黨錮事以橫議激訐爲戒是亦士人之見而已耳夫士風如此士論如此尚足與語得失也哉

水東日記卷二十六

崑山葉　盛著

姚文公燧撰宋太常少卿陳希亮神道碑其畧云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既求追撰姚夫人李氏埋銘爲粗叙陳姚同爲有虞遺裔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澄建康馳書請曰吾八當作七世祖宋太常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

陽其後子孫以官爲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
失其地所曾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
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勤哉會洊罹大
兵終無有能至者六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
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志銘摹以
蠟紙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
之其先潁川人唐遷于京兆廣明中避亂于蜀
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
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郎太常公太常生京
東轉運使恢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
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
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
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
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
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
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世
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
太史公書至其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

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繇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云云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昆弟列者止書其傳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二十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覬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壙下必載其世次官勳用備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其匱焉初不預爲齋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眞大封樹之碑表墓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

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今按希亮卽蘇文忠公嘗爲其父子作傳陳公弼也元凱得文公所爲文固已不朽而其發墓得誌不亦天地間奇事曠數百年而難矣而吾友夏璣德乾所感亦同於予嘗就予商確有發墓求石之言予未嘗不悲其志意之同一見哉吾葉之先僅有傳家數語其遺墓則惟自五世祖以下可知蓋嘗跼蹐躊躇旣嘆於茲者屢而固有未能之對也已讀文公之文感元凱之事情何如哉情何如哉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憂不同子美之言曰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爲羲和天道平用爲水土地爲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爲君談笑靜胡沙又如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

今駙馬都尉周景文前監察御史秦顒耿恒庵尚書所薦士也聞之恒庵顒在邑庠年最幼善

屬對有名御史謂曰頴悟聖門稱子貢顒卽應
曰聰明彰德說秦顒又聞季聰都憲云御史舉
生員縣官以季聰故教官子對御史曰爾父爲
人師有對乎答曰我君作民主大加賞異華亭
李志剛尚書子源初登第孫桓垂髫見客客曰
令尊新進士桓對曰家祖舊尚書桓今爲南京
　府經歷所聞如此者甚多大抵異於人者從
幼不凡也
吳江虞拳言家有邵庵三像其一玉冠竹杖其

一有自書邈乎千載之贊其一則歸休戴笠圖
有自書四律詩今道園學古錄道園遺稿皆無
之其詞曰浮雲滿空無所依高岡獨行來者希
仙人冉冉遺松老鳴鹿呦呦生草肥伐木遠聞
何處谷傾筐近得故時薇山中欲雨霧先合此
日先生戴笠歸南園多竹暑氣微遊來結屋相
因依挂巾石壁畫霧濕沐髮池水朝陽晞頻年
車馬踐霜雪六月裳衣無紵絺隣翁問舊坐來
久此日先生戴笠歸老去懸車百慮灰西風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愛菊花開田家酒熟邀皆去茅屋詩成懶更裁
欲及天清餐沆瀣要觀日出上蓬萊赤松有約
應相待此日先生戴笠來莫問鄉人駟馬車老
身全不要人扶雲霄一羽山頭杜風雨孤村海
上蘇薄命長饒尋積雪多情破帽落輕鳥莫圍
玉帶垂朱綬此是先生戴笠圖

南昌王世勳碑虞雍公叙之詳矣此碑尚存副
在帖睦兒補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
家益帖睦兒補化二子長不答試里嗣亦都護
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傳子和賞次
子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岩爲太常典簿鮮于樞
之甥官至江東廉訪副使浙東宣慰使介立不
羣草書逼眞舅氏和賞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
肅　國朝洪武三年宋國公西征全部士馬金
印歸附除和陽衛指揮同知洪武七年卒　賜
葬聚寶門外子偉字懷英襲職後調宣府前衛
卒子永傳寧云偉之姑妙光適莽速者前廬州
宣讓王世子之子廿五婿居偉遺腹子三歲母

亡賴姑以生寧亦遺腹子云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曹濮受河水之患極慘間有發地深數丈見全骸兩兩卧土炕尚分明者益水至頃刻間不能避也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十三年皆是也其亦異哉

景泰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來每墩有預備餘粮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金榮襄時爲戶部以未審有無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無見行近閱纂修舊冊内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安侯欽奉　勅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箇月粮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於烟墩傍邊開井井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箇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欽此此事與鄧鎮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難行至今無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覆請否

山西參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云天順中科道
斜劾多出
上旨或召對面諭且戒以勿泄　賜酒饌而退亦
或　賜果核焉其劾安遠侯柳溥西邊玩寇章
出　内府揭帖蓋閣中人筆也且云
上或先扣問茲事可否舉劾
英皇之盛德其至矣哉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襄公陳情
乞封前母　詔從之不爲後例景泰七年冬盛
亦冒昧白陳蒙　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
二十七日　命下　今上龍飛爲天順八年是
年八月盛自東廣赴　闕時僉都御史已逾二
考吏部以　聞而先母淑人今老母太淑人復
俱被　榮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　封母
三人者尤少如鄒侍郎幹等皆未得如願噫
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爲報也
近年論兩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
爲最次則正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

薛希璉蕭維禎　尤未若七年則今姚
尚書白尚書王尚書一時聯官尤爲罕見也
故事朝官結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
品即書光祿之銜丘云掌文淵閣事夫文淵供
事始於
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在　御府大內非人臣所
可掌也又有三品官以繇從二品外楛書進通
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爲何說也閣老三楊先
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英國益亦崇

尚勳德之義今亦異矣
人性好惡偏忌雖中人以上不能變石璞太保
寇莊愍左愈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
皆不繇甲科皆不喜進士石在工部遇觀政進
士如無人郎中龐勝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
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爾
進士爲此文耶展毓御史亦云寇公考進士問
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
言改容導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教職官至

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豔
夸道益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
材量器識不能同也
睦人桂衡孟平錢塘儒學修業齋訓導遷山東
轉谷府奉祠後卒于長沙予嘗得其詩文手稿
一帙皆紙背也葢洪武二十年在錢塘學館所
作其正則其學者日課題目[illegible]字畫皆有可
觀予既幸其稿之遇予而又懼夫久而逸也命
萬全訓導張升選得六篇焉其送王惟中代屠

先生云秋來忽得桂衡書又報王郎去聽除若
有鄉情須記我便生官況也從渠山中歲月三
逢鴈客裏饔飡兩饌魚此去上林方較獵要圖
奏賦識相如其蘇李泣別云我生自恨不如死
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滴
爲功名送孫性初主簿興化云新柳色未勻北
郭鐙盡試買舟吳山驛送子爲貢士楊柳陰滿
地荷葉大如錢送子浙江亭去作閩中官爲士
必作官未有如子快讀書取青紫信若俯拾芥

雖繇讀書力亦荷　明主恩予尚夙夜思何以
畱　至尊惟　皇有　大誥言昭若日月
予當師惡者子當戒恭惟　大誥善惡靡不載善者
懸爲民父母者不出于此編予能遵守之萬無
一不濟豈惟免疵癘亦可長富貴父母願子安
師友願子賢子有萬金書到任及早傳其九日
陪陳廣文貢有道游伏龍岡新庵云久客思歸
未　賜環登高且上鳳凰山空將青眼看重九
不見黃花露一班老境更從天卜健僧房常許
客偷閑廣文不是無官舍那得清幽似此間其
春暮云忍將愁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自斜晚
白菜肥蠶出火冬青花落燕成家歸田誰復如
賓儻入室今惟對影嗟無可奈何聊且睡不勞
春夢繞天涯　時孟平喪偶　其雲濤軒云高臺圖
畫自天開下有軒居亦壯哉雲氣四時多似雨
濤聲八月大如雷直看槎泝天潢去莫遣舟來
雪夜回擬待他年具輕蓑中流小試濟川才其
安節堂云晚節何繇得此安阿兒能孝母心寬

蝻蛑曉饌來江浦絡緯秋聲上井闌松栢耐于
花易過衣裳偏是綵宜看登堂爲爾歌眉壽春
酒香濃奈子丹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
老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虎形俗因
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中
文皇帝兵北出道此厭其名卽　命毀之今城隍
甃築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如土墓猪窩等處
當時皆不駐營居人多能言其事云

宣府儒學聖人土像初譚總戎以銀帛作心臟
之屬不久盜穴其背而去後易以錫最後惟易
以帛而莫不然蓋今凡五易矣未可止也因語
古人作主之意無論其他卽此一事亦足知其
可行而無弊也嘗見兵後復守獨石等八城人
家廬屋中脊無不斷裂蓋流俗凡建宅第中脊
中或置銀錢故也又凡厚葬墓園多遭盜發之
慘蓋亦是耳可不戒哉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像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

爲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
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廟舊設木主景泰中太
子太保左都御史令家宰王公易塑像云
于節庵養于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邊
宥還將以節庵柩歸葬于鄉一日無聊中坐裱
褙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而取觀之則
兩軸者節庵夫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初節
庵家圖畫皆被籍自分不可得矣益同時籍入
者太監盧永後被　旨宥免籍物皆給還兩畫
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氏有此事不亦一
奇幸哉張郎中座中言如此
史記所載如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求美女文
馬奇怪物以獻乃赦西伯又云西伯陰行善此
類甚多嘗以爲閎夭事未必實陰字未必當此
史遷之所以爲史遷去六經遠矣

水東日記卷二十七

又東[illegible]沙[illegible]高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

凡此諸水皆注於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也

湘水從南來注之

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

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

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亦曰暉落磯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夏浦也

又東逕彭城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水東日記40巻』　請求記号 049.2-Sy939s

ガラス使用